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

舉世茫茫無了休，寄身誰識等浮漚。
西下夕陽誰把手？東流逝水絕回頭。
世人不解蒼天意，恐使身心半夜愁。

謀生盡作千年計，公道還當萬古留。

這八句詩，奉勸世人公道存心，天理用事，莫要貪圖利己，謀害他人。常言道：「使心用心，反害其身。」你不存天理，皇天自然不佑。昔有一人，姓韋名德，乃福建泉州人氏，自幼隨著大親，在紹興府開個傾銀鋪兒。那老兒做人公道，利心頗輕，為此主顧甚多，生意盡好。不幾年，攢上好些家私。韋德年長，娶了鄰近單裁縫的女兒為媳。那單氏倒有八九分顏色，本地大戶，情願出百十貫錢討他做偏房，單裁縫不肯，因見韋家父子本分，手頭活動，況又鄰居，一夫一婦，遂就了這頭親事。何期婚配之後，單裁縫得病身亡。不上二年，韋老亦病故。韋德與渾家單氏商議，口今舉目無親，不若扶柩還鄉。單氏初時不肯，拗丈夫不過，只得順從。韋德先將店中粗重傢伙變賣，打疊行李，雇了一隻長路船，擇個出行吉日，把父親靈柩裝載，夫妻兩口兒下船而行。

原來這梢公叫做張稍，不是善良之輩，慣在河路內做些淘摸生意的。因要做這私房買賣，生怕伙計泄漏，卻尋著一個會撐船的啞子做個幫手。今日曉得韋德傾銀多年，囊中必然充實，又見單氏生得美麗，自己卻沒老婆，兩件都動了火。下船時就起個不良之心，奈何未得其便。

一日，因風大難行，泊舟於江郎山下。張稍心生一計，只推沒柴，要上山砍些亂柴來燒。這山中有大蟲，時時出來傷人，定要韋德作伴同去。韋德不知是計，隨著張稍而走。張稍故意彎彎曲曲，引到山深之處。四顧無人，正好下手。張稍砍下些叢木在地，卻教韋德打捆。韋德低著頭，只顧撿柴，不防張稍從後用斧劈來，正中左肩，仆地便倒。重復一斧，向腦袋劈下，血如湧泉，結果了性命。張稍連聲道：「乾淨，乾淨！來年今日，叫老婆與你做周年。」說罷，把斧頭插在腰裡，柴也不要了，忙忙的空身飛奔下船。

單氏見張稍獨自回來，就問丈夫何在。張稍道：「沒造化！遇了大蟲，可憐你丈夫被他吃了去。虧我跑得快，脫了虎口，連砍下的柴，也不敢收拾。」單氏聞言，捶胸大哭。張稍解道：「這是生成八字內注定虎傷，哭也沒用。」單氏一頭哭，一頭想道：「聞得虎遇夜出山，不信白日裡就出來傷人。況且兩人雙雙同去，如何偏揀我丈夫吃了？他又全沒些損傷，好不奇怪！」便對張稍道：「我丈夫雖然銜去，只怕還掙得脫不死。」張稍道：「貓兒口中，尚且挖不出食，何況於虎！」單氏道：「然雖如此，奴家不曾親見。就是真個被虎吃了，少不得存幾塊骨頭，煩你引奴家去，撿得回來，也表我夫妻之情。」張稍道：「我怕虎不敢去。」單氏又哀哀的哭將起來。張稍想道：「不引他去走一遍，他心不死。」便道：「娘子，我引你去看，不要哭。」單氏隨即上岸，同張稍進山路來。

先前砍柴，是走東路，張稍恐怕婦人看見死屍，卻引他從西路走。單氏走一步，走了多時，不見虎跡。張稍指東話西，只望單氏倦而思返。誰知他定要見丈夫的骨血，方才指實。張稍見單氏不肯回步，扯個謊，望前一指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只管要行，兀的不是大蟲來了？」單氏擡頭而看，才問一聲：「大蟲在哪裡？」聲猶未絕，只聽得林中喇的一陣怪風，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，不歪不斜，正望著張稍當頭撲來。張稍躲閃不及，只叫得一聲「阿呀」，被虎一口銜著背皮，跑入深林受用去了。

單氏驚倒在地，半日方醒，眼前不見張稍，已知被大蟲銜去，始信山中真個有虎，丈夫被虎吃了，此言不謬。心中害怕，不敢前行，認著舊路，一步步哭將轉來。未及出山，只見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，從東路直衝出來。單氏只道又是只虎，叫道：「我死也！」望後便倒，耳根道忽聽說：「娘子，你如何卻在這裡？」雙手來扶。單氏睜眼看時，卻是丈夫韋德，血污滿面，所以不像人形。原來韋德命不該死，雖然被斧劈傷，一時悶絕。張稍去後，卻又醒將轉來，掙扎起身，扯下腳帶，將頭裡縛停當，挪步出山，來尋張稍講話，卻好遇著單氏。單氏還認著丈夫被虎咬傷，以致如此。聽韋德訴出其情，方悟張稍欺心使計，謀害他丈夫，假說有虎。後來被虎咬去，此乃神明遣來，剿除凶惡。夫妻二人，感謝天地不盡。回到船中，那啞子做手勢，問船主如何不來。韋德夫妻與他說明本末。啞子合著掌，此亦至異之事也。韋德一路相幫啞子行船，直到家中，將船變賣了，造一個佛堂與啞子住下，日夜燒香。韋德夫婦終身信佛。後人論此事，詠詩四句：

偽言有虎原無虎，虎自張稍心上生。
假使張稍心地正，山中有虎亦藏形。

方才說虎是神明遣來，剿除凶惡，此亦理之所有。看來虎乃百獸之王，至靈之物，感仁吏而渡河，伏高僧而護法，見於史傳，種種可據。如今再說一個義虎知恩報恩，成就了人間義夫節婦，為千古佳話。正是：

說時節婦生顏色，道破奸雄喪膽魂。

話說大唐天寶年間，福州漳浦縣下鄉，有一人姓勤名自勵，父母俱存，家道粗足。勤自勵幼年時，就聘定同縣林不將女兒潮音為妻，茶棗俱已送過，只等長大成親。勤自勵十二歲上，就不肯讀書，出了學堂，專好使槍輪棒。父母單生的這個兒子，甚是姑息，不去拘管著他。年登十六，生得身長力大，猿臂善射，正藝過人。常言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，自有一班無賴子弟，三朋四友，和他擎鷹放鷓，駕犬馳馬，射獵打生為樂。曾一日射死三虎。忽見個黃衣老者，策杖而前，稱讚道：「郎君之勇，雖昔日卞莊、李存孝不是過也！但好生惡殺，萬物同情。自古道：『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』郎君何故必欲殺之？此獸乃百獸之王，不可輕殺。當初黃公有道術，能以赤刀制虎，尚且終為虎害。郎君若自恃甚勇，好殺不已，將來必犯天之忌，難免不測之憂矣。」勤自勵聞言省悟，即時折箭為誓，誓不殺虎。

忽一日，獨往山中打生，得了幾項野味而回。行至中途，地名大樹坡，見一黃斑老虎，誤陷於檻阱之中，獵戶偶然未到，其虎見勤自勵到來，把前足跪地，俯首弭耳，口中作聲，似有乞憐之意。自勵道：「業畜，我已誓不害你了。但你今日自投檻阱，非干我事。」其虎眼觀自勵，口中嗚嗚不已。自勵道：「我今做主放你，你今後切莫害人。」虎聞言點頭。自勵破阱放虎。虎得命，狂跳而去。自勵道：「人以獲虎為利，我卻以放虎為仁。我欲仁而使人失其利，非忠恕之道也。」遂將所得野味，置於阱中，空手而回。正是：

得放手時須放手，可施恩處便施恩。

只因勤自勵不務本業，家道漸漸消乏，又且素性慷慨好客，時常引著這三朋四友，到家蒿惱，索酒索食。勤公、勤婆愛子之心無所不至。初時猶勉強支持，以後支持不來，只得對兒子說道：「你今年已大長，不思務本作家，日逐遊蕩，有何了日！別人家兒子似你年紀，或農或商，胡亂得些進益，以食父母。似你有出氣，無進氣，家事日漸凋零，兀自三兄四弟，酒食徵逐，不知做爹娘的將沒作有，千難萬難，就是衣飾典賣，也有盡時。將來手足無措，連爹娘也有餓死之日哩。我如今與你說過，再引人上門時，茶也沒有一杯與他吃了，你莫著急！」勤自勵被爹娘教訓了一遍，嘿嘿無言，走出去了。真個好幾日沒有人上門蒿惱。

約莫一月有餘，勤自勵又引十來個獵戶到家，借鍋煮飯。勤公也道：「容他煮罷。」勤婆不肯道：「費柴費火，還是小事，只是才說得兒子回心，清淨了這幾日，老娘心裡不喜歡。今日又來纏帳，開了端，辭得哪一個！他日又賠茶賠酒。老娘支持得怕了，索性做個冷面，莫慣他罷。」勤公見勤婆不允，閃過一邊，勤婆將中門閉了，從門內說道：「我家不是公館，柴火不便，別處去利市。」眾人聞言，只索去了。

勤自勵滿面羞慚，嘆口氣，想道：「我自小靠爹娘過活，沒處賺得一文半文，家中來路又少，也怪爹娘不得。聞得安南作亂，

朝廷各處募軍，本府奉節度使文牒，大張榜文。眾兄弟中已有幾個應募去了。憑著我一身本事，一刀一槍，或者博個衣錦還鄉，也未見得。守著這六尺地上，帶累爹娘受氣，非丈夫之所為也。只是一件，爹娘若知我應募從軍，必然不允。功名之際，只可從權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當下瞞過勤公、勤婆，竟往府中投軍。太守試他武藝出眾，將他充為隊長，軍政司上了名字。不一日招募數足，領兵官點名編號，給了口糧，製辦衣甲器械，擇個出征吉日，放炮起身。勤自勵也不對爹娘說知，直到上路三日後，遇了個縣中差役，方才寫寄一封書信回來，勤公拆書開看時，寫道：

男自勵無才無能，累及爹娘。今已應募，充為隊長，前往安南。幸然有功，必然衣錦還鄉，爹娘不必掛念！

勤公看畢，呆了半晌，開口不得。勤婆道：「兒子哪裡去了？寫甚麼言語在書上？你不對我說？」勤公道：「對你說時，只怕急壞了你！兒子應募充軍，從征安南去了。」勤婆笑道：「我多大難事，等兒子去十日半月後，喚他回來就是了。」勤公道：「婦道家不知利害！安南離此有萬里之遙，音信尚且難通，況他已是官身，此去刀劍無情，凶多吉少。萬一做了沙場之鬼，我兩口兒老景誰人侍奉？」勤婆就哭天哭地起來，勤公也流淚不止。過了數日，林親家亦聞此信，特地自來問個端的。勤公、勤婆遮瞞不得，只得實說了，傷感了一場。木公回去說知，舉家都不歡喜。正是：

樂莫樂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別離。

他人分離猶自可，骨肉分離苦殺我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三年，勤自一去，杳無音信。林公頻頻遣人來打探消息，都則似金針墮海，銀瓶落井，全沒些影響。同縣也有幾個應募去的，都則如此。林公的媽媽梁氏對丈夫說道：「勤郎一去，三年不回，不知死活存亡。女兒年紀長成了，把他擔誤，不是個常法，你也該與勤親家那邊討個決裂。雖然親則是親，各兒各女，兩個肚皮裡出來的。我女兒還不認得女婿的面長面短，卻教他活活做孤孀不成？」林公道：「阿媽說的是。」即忙來到勤家。對勤公道：「小女年長，令郎杳無歸信。倘只是不歸，作何區處？老荆日夜愁煩，特來與親家商議。」勤公已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不肖子無賴，有誤令愛芳年。但事已如此，求親家多上覆親母，耐心再等三年。若六年不回，任憑親家將令愛別許高門，老漢再無言語。」林公見他說道理，只得唯唯而退。回來與媽媽說知。梁氏向來知道女婿不學本分，心中百喜。今三年不回，正中其意，聽說還要等三年，好不焦燥，恨不得十縮做一日，把三年一霎兒過了，等女兒再許個好人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過了三年。林公道：「勤親家之約已滿了，我再去走一番，看更有何說？」梁氏道：「自古道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他既有言在前，如今怪不得我了。有路自行，又去對他說甚麼！且待女兒有了對頭，才通他知道，心不遲。」林公又道：「阿媽說得是。然雖如此，也要與孩兒說知。」梁氏道：「潮音這丫頭有些古怪劣別，只如此對他說，勤郎六年不回，教他改配他人，他料然不肯，反被勤老兒笑話，須得如此如此。」林公又道：「阿媽說得是。」

次日，梁氏正同女兒潮音一處坐，只見林公從外而來，故意大驚小怪的說道：「阿媽，你知道麼？怪道勤郎無信回來，原來三年前便死於戰陣了。昨日有軍士在安南回，是他親見的。」潮音聽說，面如土色，閣淚而不敢下，慌忙走進自己房裡去了。媽媽亦假做嘆息，連稱可憐。過了數日，林婆對女兒說道：「死者不能復生。他自沒命，可惜你青春年少。我已教你父親去尋媒說合，將你改配他人，乘這少年時，夫妻恩愛，莫教挫過。」潮音道：「母親差矣！爹把孩兒從小許配勤家，一女不吃兩家茶。勤郎在，奴是他家妻；勤郎死，奴也是他家婦。豈可以生死二心？奴斷然不為！」媽媽道：「孩兒休如此執見，爹媽單生你一人，並無兄弟。你嫁得著人時，爹媽木得半子之靠。況且未過門的媳婦，守節也是虛名。現放著活活的爹媽，你不念他日後老景淒涼，卻去戀個死人，可不是個痴愚不孝之輩！」潮音被罵，不敢回言。就有男媒女的，來說親事。

潮音拗爹媽不過，心生一計，對爹媽說道：「爹媽主張，孩兒焉敢有違？只是孩兒一聞勤郎之死，就將身別許他人，於心何忍。容孩兒守制三年，以畢夫妻之情，那時但憑爹媽；不然，孩兒寧甘一死，決不從命。」林公與梁氏見女兒立志甚決，怕他做出短見之事，只得繇他。正是：

一人立志，萬夫莫奪。

卻說勤公夫婦見兒子六年不歸，眼見得林家女兒是別人家的媳婦了。後來聞得媳婦立志要守三年，心下不勝之喜：「若巴得這三年內兒子回家，還是我的媳婦。」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過了三年。潮音只認丈夫真死，這三年之內，素衣蔬食，如真正守孝一般。及至年滿，竟絕了葷腥之味，身上又不肯脫素衣，說起議婚，便要尋死。林公與媽媽商議：「女孩兒執性如此，改嫁之事，多應不成。如之奈何？」梁氏道：「密地擇了人家，在我哥哥家受聘，不要通女孩兒得知。到臨嫁之期，只說內侄做親，來接女孩兒。哄得他易服上轎，鼓樂人從，都在半路迎接。事到其間，不怕他不從。」林公又道：「媽媽說得是。」林公果然與舅子梁大伯計議定了，許了李承家三舍人。自說親以至納聘，都在梁大伯家裡。夫妻兩口去受聘時，對女兒只說梁大伯大兒子定親。潮音哪裡疑心。

吉期將到，梁大伯假說某日與兒子完婚，特迎取姐夫一家中去接親。梁氏先自許過他一定都來。至期，大伯差人將兩頂轎子，來接姐姐和外甥女。梁氏自己先裝扮了，教女兒換了色服同去。潮音不知是計，只得易服隨行。女孩兒家不出閨門，不知路徑，行了一會，忽然山凹裡燈籠火把，鼓樂喧天，都是取親的人眾，中途等候，擺列轎前，吹打而來。潮音覺道事體有變，沒奈何在轎內啼啼哭哭。眾人也哪裡管他，只顧催轎夫飛走。到一個去處，忽然陰雲四合，下一陣大雨。眾人在樹林中暫歇，等雨過又行。走上幾步，抖然起一陣狂風，燈火俱滅，只見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，從半空中跳將下來。眾人發聲喊，都四散逃走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？已見亡魂喪喪。

風定虎去，眾人口叫聲謝天，吹起火來，整頓重行。只見轎夫叫道：「不好了！」起初兩乘轎子，都是實的，如今一乘是空的。舉火照時，正不見了新人，轎門都撞壞了。不是被大蟲銜去是甚麼！梁氏聽說，嗚嗚的啼哭起來，這些娶親的沒了新人，好沒興頭，樂人也不吹打了，燈火也熄了一半。眾人商量道：「如何是好？」欲待追尋，黑夜不便，也沒恁般膽氣。欲待各散去訖，怕又遇別個虎。不若聚做一塊，回到林家，再作區處。所謂乘興而去，敗興而回。

且說林公正閉著門，在家裡收拾，聽得敲門甚急，忙來開看，只見兩乘轎子，依舊擡轉，許多人從，一個個垂頭喪氣，都如喪家之狗。吃了一驚，正不是甚麼緣故？「莫非女孩兒不從，在轎裡又弄出甚麼把戲？」心頭猶如幾百個榔槌打著。急問其故，梁氏在轎中哭將出來，哽哽咽咽，一字也說不出。眾人將中途遇虎之事，敘了一遍。林公也捶胸大慟，懊悔無及：「早知我兒如此薄命，依他不嫁也罷！如今斷送得他好苦！」一面令人去報李承務和梁大伯兩家知道，一面聚集莊客，準備獵具，專等天明，打點搜山捕獲大蟲，並尋女兒骨殖。正是：

悲悲切切思閨女，口口聲聲恨大蟲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勤自勵自從應募投軍，從征安南，力戰有功，都督哥舒翰用為帳下虞侯，解所佩寶劍賜之，甚加信用。三年之後，吐番入寇，勤自勵又隨哥舒翰調兵征討。平定之後，朝廷拜哥舒翰為元帥，率領本部將校，雄軍十萬，鎮守潼關。勤自勵以兩次軍功，那時已做到都指揮之職。何期安祿反亂，殺到潼關，哥舒翰正值患病，抵敵不住，開關納降。勤自勵孤掌難鳴，棄其部下，隻身仗劍而逃。

一路辛苦不題。事有湊巧，恰好林公嫁女這一晚，勤自勵回到家中，見了父母，拜伏於地，口稱：「怨孩兒不孝之罪。」勤公、勤婆仔細看時，方才認得是兒子。去時雖然長大，還沒這般雄偉，又添上一嘴鬚鬚，邊塞風俗，容顏都改變了。勤公、勤婆痛定思痛，不覺流淚。勤公道：「我兒如何一去十年，音信全無？多有人說，你已沒於戰陣，哭得做爹媽的眼淚俱枯了。」婆道：「莫說十年之前，就是早回一日也還好，不見得媳婦隨了別人。」勤自勵道：「我媳婦怎麼說？」勤婆道：「你去了三年之後，丈人就要將媳婦別許人家，是你爹爹不肯，勉強留了三年。以後媳婦你身死，自家立志守孝三年。如今第十個年頭，也難怪他，剛剛

是今晚出門嫁人。」勤自勵聽說，眉根倒豎，牙齒咬得格格響，叫道：「哪個烏百姓敢討勤自勵的老婆！我只教他認一認我手中的寶劍！」說罷，狠狠的仗劍出門。爹媽從小管他下的，今日哪裡留得他住，只得繇他，捏著兩把汗。在草堂中等候消息。正是：青龍共白虎同去，吉凶事全無未保。

卻說勤自勵自小認得丈人林家公家裏，打這條路迎將上去。走了多時，將近黃昏，遇了一陣大雨，衣服都沾濕了。記得這地方喚做大樹坡，有一株古樹，約莫十來圍大，中間都是空的，可以避雨。勤自勵走到樹邊，捱身入內，甚是寬轉。那雨雖然大，落不多時就止了。勤自勵卻待跳出，半空中又刮起一陣大風。勤自勵想一想道：「等著過了這陣風走罷。」又道：「這風有些妖氣，好古怪！」伸著頭往外張望，見兩盞紅燈，若隱若現，忽地刮喇的一聲響亮，如天崩地裂，一件東西向前而墜，驚得勤自勵倒身入內。

少頃風定，耳邊但聞呻吟之聲。此時雲開雨散，天邊露出些微月。勤自勵就月光下卜前看時，那呻吟的卻是個女子。勤自勵扶起，細叩來歷，那女子半晌方言，說道：「奴家林氏之女潮音也。」勤自勵記得妻子的小名，未知是否，問道：「你可有丈夫麼？」潮音道：「丈夫勤自勵雖曾聘定，尚未過門。只為他十年前應募從軍，久無音信。爹媽要將奴改適他姓，奴家誓死不從。爹媽背地將奴不知許與誰家，只說舅舅家來接，騙奴上轎，中路方知。正待尋死，忽然一陣狂風，火光之下，看見個黃斑吊睛白額虎，衝人而來，逕向轎中，將奴銜出，撇在此地。虎已去了，幸不損傷。官人不知尊姓何名？若得送奴還歸父母之家，家中必有厚報。」勤自勵道：「則小生便是勤自勵，先征吐番，後來又隨哥舒元帥鎮守潼關，適才回家。聽說你家中將你嫁人，就在今晚，以此仗劍而來，欲剿那些敗壞綱常之輩。何期於此相遇！這是天遣大蟲送還與我，省得我勤自勵舞刀輪劍，乃是萬千之幸！」潮音道：「官人雖如此說，奴家未曾過門，不識丈夫之面。今日一言之下，豈敢輕信！官人還是引奴回家，使我爹爹識認女婿，也不負奴家數年苦守之志。」勤自勵道：「你家老禽獸把一女許配兩家，這等不仁不義之輩，還去見他則甚！我如今背你到我家中，先參見了舅姑，然後遣人通知你家，也把那老禽獸羞他一羞。」說罷，不管潮音肯不肯，把他負於背上，左手向後攔住他的金蓮，右手仗劍，踏著爛地而回。

行不多步，忽聞虎嘯之聲，遙見前山之上，雙燈冉冉，細視，乃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。那兩個紅燈，虎之睛光也。勤自勵猛然想起十年之前，曾在此處破開檻阱，放了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：「今日如何就曉得我勤自勵回家，去人叢中銜那媳婦還我，豈非靈物！」遂高聲叫道：「大蟲，謝送媳婦了！」那虎大嘯一聲，跳而藏影。後人論起那虎報恩事，以為奇談，多有題詠，惟胡曾先生一首最好，詩曰：

從來只道虎傷人，今日方知虎報恩。

多少負心無義漢，不如禽獸有情親。

再說勤公、勤婆在家懸懸而望，聽得腳步響，忙點燈出來看時，只見兒子勤自勵背上負了一個人，來到草堂，放於地下，叫道：「爹媽，則教你今夜認得媳婦！」勤公、勤婆見是個美貌女子，細叩來歷，方知大蟲報恩送親一段奇事。雙雙舉手加額，連稱慚愧。勤婆遂將媳婦扶到房中，粥湯將息。次早差人去林親家處報信。

卻說林公那日黑早，便率領莊客，繞山尋綽了一遍，不見動靜，嘆口氣，只得回家。忽見勤公遣人報喜，說夜來兒子已回，大蟲銜來送還他家。哪裡肯信！「我曉得了，這是勤親家曉得女孩兒被虎銜去，故造此話來奚落我！」媽媽梁氏道：「天下何事不有！前日我家走失了一隻花毛雞，被鄰舍家收著。過了一日，野貓銜個雞到我家來：趕脫了貓兒，看那雞，正是我家走失的這一隻花毛雞。有這般巧事！況且虎是個大畜生，最有靈性。我又聞得一個故事：昔時有個書生，住在孤村，夜間聽得門外聲響，看時，窗櫺裡伸一隻虎掌進來，掌有竹刺甚大。書生悟其來意，拔出其刺。明晚，虎銜一羊來謝，可見虎通人性。或者天可憐女孩兒守志，遣那大蟲來送歸勤家，亦未可知。你且到勤家看女婿曾回不曾回，便有分曉。」林公又道：「阿媽說得是。」

當日林公來到勤家，勤公出迎，分賓而坐，細述夜來之情。林公滿面羞慚，謝罪不已：「求見賢婿和小女之面。」勤自勵初時不肯認丈人，被爹娘先勸了多時，又礙渾家的面皮，故此只得出來相見，氣忿忿的作了個揖，就走開去了。勤公教勤婆將媳婦裝扮起來，卻請林公進房，父女會面，出於意外，猶如夢中相逢，歡喜無限。要接女兒回家，勤公、勤婆不肯。擇了吉日，就於家中拜堂成親。李承務家已知勤自勵回來，自沒話說。

後來郭、李一元帥恢復長安，肅宗皇帝登極，清查文武官員。肅宗自為太子時，曾聞勤自勵征討之功，今番賊黨簿籍中，沒有他名字，嘉其未曾從賊，再起為親軍都指揮使，累征安慶緒、史思明有功。年老致仕，夫妻偕老。有詩為證：

但行刻薄人皆怨，能布恩施虎亦親。

奉勸人行方便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